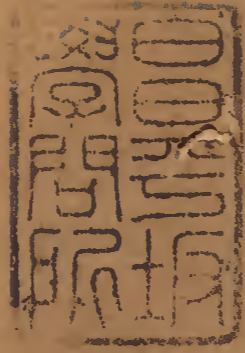


諸葛忠武書

卷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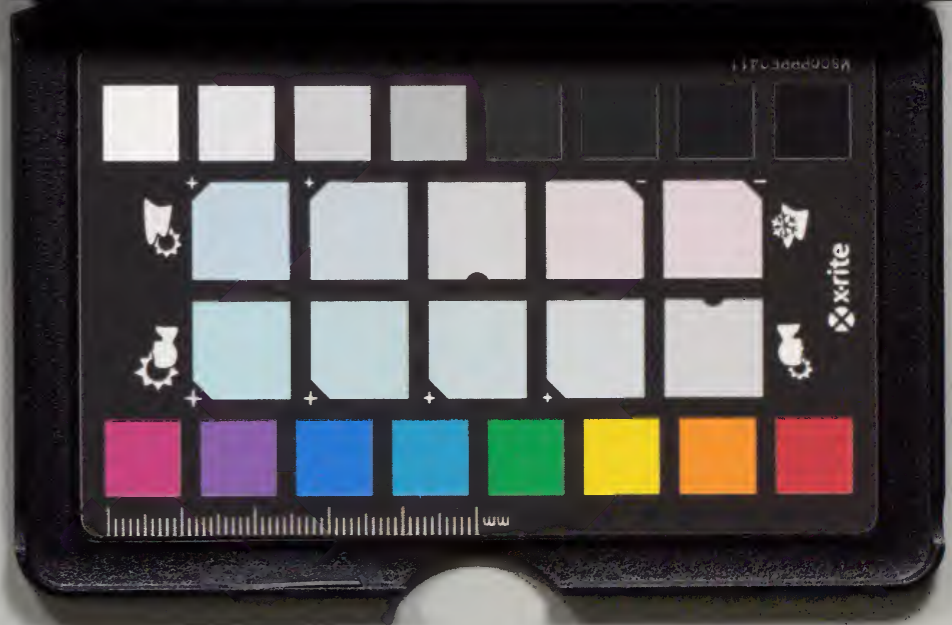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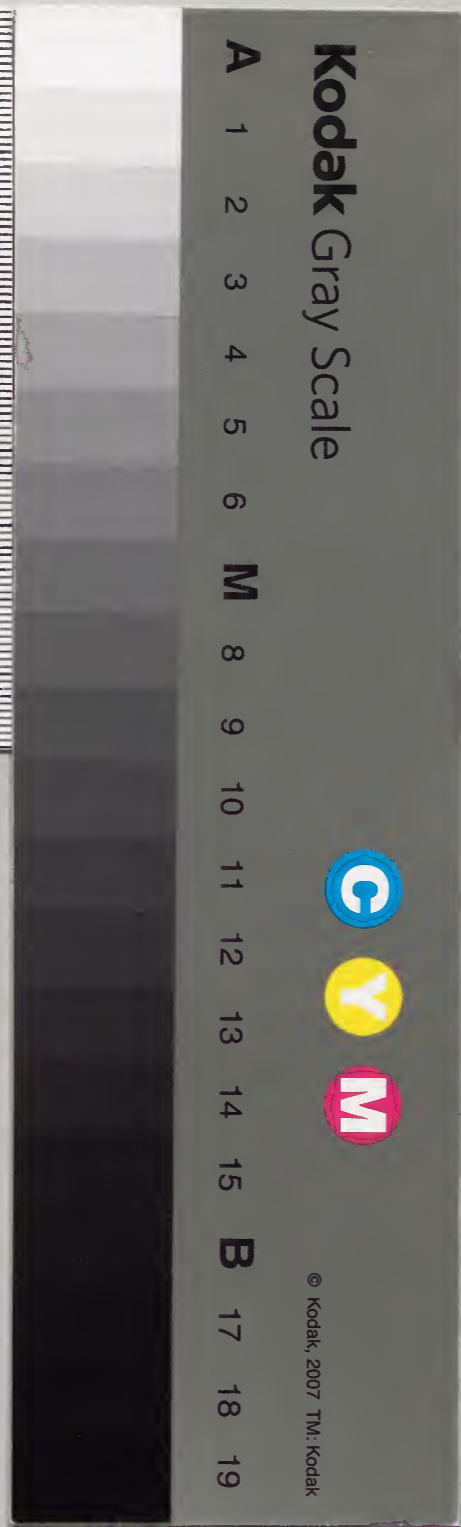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七	三	八	〇
六	七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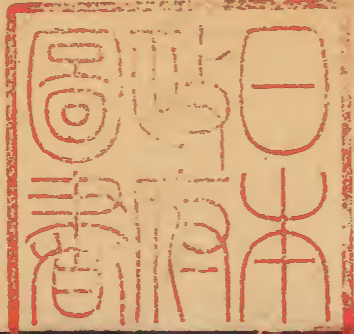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七	三	一	三
六	七	一	三
架	冊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137
冊數	6 ( 2 )
函號	314 191

葛陶合刻

共六





諸葛忠武書卷之四

連吳

茂苑楊時偉編次

淺草文庫

時偉按侯隆中語云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為援而不可圖全書特紀連吳其識超矣至若董恢之代答禕恪之相嘲尚可存疑虞俊料張溫之敗孝起說正方之言直為芟去而周瑜魯肅之逆順兄瑾子喬之往復則附入之以備連吳事跡云

建安十三年昭烈敗於當陽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孫權聽許遂遣周瑜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併力拒操

魯肅傳初荊州牧劉表卒肅進言於權曰荊州與國接壤沃野萬里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於肅請得奉命弔表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行恐爲

操所先權遂遣肅行肅未至而操已濟漢津肅前進與備相遇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備大喜卽遣亮與肅同行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

裴松之曰備權併力皆肅之本謀

王士騏曰亮之說權全在於交肅肅爲之內亮爲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他日荊州之借亦肅勸之肅死而孔明爲之發哀有以也吳書曰曹操遺權書云近者奉辭伐罪旌麾

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震響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

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里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奉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

又曰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疫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

得精兵數萬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

言  
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衆衆數雖多  
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  
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  
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獨卿與子敬與孤  
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  
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  
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  
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  
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

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  
畫方略

又曰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  
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帶備遣人慰勞之瑜  
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所望  
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  
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  
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  
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

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  
又曰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  
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  
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  
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  
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  
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  
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  
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

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  
風猛燒盡北船延及岬上營落人馬燒溺死  
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竝進追至南郡操引  
軍還

初操聞周瑜年少美才謂可游說動也密遣  
九江蔣幹自託私行詣瑜瑜迎謂幹曰子翼  
良苦遠涉江淮爲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  
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因謂幹曰  
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

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十四年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權使周瑜分南岬地給昭烈昭烈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昭烈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十五年時劉表吏士見從北軍者多叛操來歸昭烈昭烈以瑜所給地少自詣權求都督荊州數郡惟魯肅勸權借之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權畱備魯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蓋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宜以借備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云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魯肅傳曰時曹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周瑜傳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



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  
徙備置吳盛爲宮室多其美女翫好以娛其  
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  
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備聚此  
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且慮備難  
卒制故不納

瑜臨困又牋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  
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

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

江表傳曰昭烈謂龐統曰孤時危急當有所  
求故不得不往幾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  
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  
此也

十七年劉璋迎昭烈欲討張魯及曹操征孫權  
權呼昭烈自救

昭烈貽璋書曰孤與孫氏本爲唇齒而關羽  
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其憂甚於

言卷書  
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

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欲得荊州  
昭烈報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怒乃遣  
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聞曹操已  
定漢中懼失益州乃與權分荊州以江夏長沙  
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其意不測  
馬良傳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  
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  
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

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  
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  
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章武元年昭烈東伐孫權求和

諸葛瑾傳曰瑾與昭烈歲曰奄聞旗鼓來至  
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  
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畱意於  
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若抑威損忿蹙  
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

言墓書  
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  
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  
瑜有死生不易之分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  
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在南郡人有密  
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  
孤從事積年深相明究玄德昔遣孔明至吳  
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  
義爲順何以不畱孔明子瑜答言弟亮已失

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  
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二年昭烈敗於猇亭還住白帝孫權甚懼遣使  
求和太中大夫鄭泉來聘始復通也昭烈許之  
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前所  
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尚存今漢已廢自可  
名爲漢中王也

章武三年昭烈崩于永安孫權遣立信都尉馮

熙來弔喪十一月使中郎將鄧芝報聘

鄧芝傳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鄧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

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

言真書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  
王士驥曰權有弔喪之使則蜀之報使自不  
容已寧待芝言芝既至吳權果狐疑不時見  
芝此又何意非蜀志歸美於鄧芝則吳書之  
妄錄也

建興元年吳遣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使鄧  
芝重往

秦宓傳吳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  
至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

學士也宓至溫問曰君學乎宓答曰蜀中五  
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曰天有頭乎答曰  
頭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  
方也天有耳乎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  
鳴九臯聲聞於天無耳何以聽之天有足乎  
答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日生於  
東乎答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天有姓乎答  
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天子姓劉是以知之宓  
答問如響溫大敬服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  
諸方術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  
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  
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  
於庭中作方塼汲水滿之象起垂綸須臾果  
得鱸魚吳主驚喜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  
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介曰願差使付  
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付之象書一符著  
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須臾已至成都

於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於蜀中相識甚驚便  
作書寄家此人捉書負薑騎杖閉目已還到  
吳厨下切膾適了

吳書吳範傳曰範字文則上虞人以治曆數  
知風氣聞於郡中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  
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  
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  
明審如此

權與亮書曰丁宐揆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

有鄧芝  
裴松之曰漢書禮樂志長離前揆光耀明左  
思蜀都賦摘藻揆天庭孫權蓋謂丁玄之言  
多浮艷也揆夷念切或作艷  
時偉按陰化見蔣琬傳丁玄未詳且不著何  
年使吳也

吳錄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  
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  
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辦定

恐西朝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  
外間隙萬端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  
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建興四年亮初從南歸以費禕爲昭信校尉使  
吳

費禕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  
術才辯鋒至禕詞順義篤終不能屈權謂曰  
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  
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

使稱旨頻煩至吳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又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



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裴松之曰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

諸葛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勅群

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江表傳曰禕與恪嘲難言及吳蜀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狗身蟲入其腹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之都恪傳曰蜀使至群臣竝會權謂使曰此諸葛

詩書  
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  
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  
之外廢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  
時偉按習氏之訛裴註駁之是矣如曰愕然  
四顧曰目禕速言此豈專對之儀至伏食相  
嘲作賦競逞又非客主之雅  
七年春孫權稱帝遣使約盟共交分天下  
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亮曰權  
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

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  
兵東戍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  
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  
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漢文卑辭匈奴  
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  
夫之為分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  
伐無東顧之憂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權與震升壇歆盟交分  
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漢其司州

之士以函谷關爲界

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始於董卓終於曹操及操子丕桀逆遺醜偷取天位而獻么麼尋丕凶蹟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斯其義也諸葛丞相德威遠著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

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

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旣蒙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時偉按幼記此牘謂是痛惜子喬家庭感愴耳近檢吳書孫翊傳曰翊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

言墓書  
書云云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據此則有不勝疑異者因攷子喬之卒在建  
興元年癸卯今云松卒黃龍三年辛亥去喬  
卒已九年矣豈喬向時之咨述始爲今日之  
惻愴耶披尋書意都不涉松區區咨述遂至  
感涕揆之情事無一合者絕不省其所謂悼  
松者果安在也將以陳志爲不審又無是理  
裴註素精叅駁亦無一語殆不可曉故特拈  
所疑以俟商確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  
耳

經陽小谷雖山崕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  
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  
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  
和合有可貴者

殷往嗣秀才之僑胝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  
偉如此人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帝帳下白眊  
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  
益之  
前趙子龍退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  
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  
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  
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  
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  
與伯苗相聞而已

王士騏曰二條見於水經近有補遺赤牘者  
僅載二語

時偉按諸葛兄弟交使二國俱公會相見退  
無私面其奉公遠嫌如此向使東西離異又  
當何如耶乃知徃復有書皆自連吳始也故  
備載附焉

與吳王書曰所送白眊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  
慙

時偉按白眊結眊向誤認爲帽眊借用吾友

錢功甫云羽毛飾也從耳不從目方知讀書不識字何啻千里因改正結駝下

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糧穀糧穀國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乞爲啓至尊轉之

陸遜傳曰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

吳書是儀傳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

蜀書宗預傳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伉直見敬亞於鄧芝費禕

吳主志赤烏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將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

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  
不薄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  
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  
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  
蜀寧可復以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  
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  
人言若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  
無謀如權所籌  
張嶷傳曰吳太傅諸葛恪初破魏軍大興兵

衆以圖攻取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  
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  
容易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  
履敵庭恐非良計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  
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  
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  
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  
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

言葛書  
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  
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  
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  
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聞羊  
衡有物之鑒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尚書  
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  
畏偪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  
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

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爲  
諸葛恪司馬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  
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  
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  
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  
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  
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  
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  
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



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  
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  
以綦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  
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  
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  
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  
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  
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  
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

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  
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橘成歲得  
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  
猶在

時偉按建興十二年孔明師出武功屯田渭  
濱約吳同時大舉向使營星助曜魏不支矣  
卽元遜所謂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  
東虛重東則西輕蓋良策也元遜不死伯約  
不孤漢事或未可知而天不祚漢可爲永恨

若元遜不負門風雅志忠孝千載而下猶廩廩生氣足繼周公瑾魯子敬云

諸葛忠武書卷之四

諸葛忠武書卷之五

茂苑楊時偉編次

南征

時偉按忠武南征事炳耀宇宙今古無兩而陳氏紀之甚略信如冏伯所恨其散見他傳及裴松之註常璩華陽國志者全書已備採焉而其他郡邑紀載今曩見聞乃又別入遺事未便稽覽今為刪併因取事涉南征者悉隸於此庶幾歸一俾成鉅觀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越雋夷帥高定亦叛丞相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

常璩南中志曰先主薨後越雋夷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今不足殺令縛與吳蜀郡常頌行部以都

護李嚴書曉諭闓闓答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願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褒因殺頌爲亂益州夷多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螭腦三斗斲木構三丈者三千枚女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斲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

言葛書  
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  
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  
褒猶不悛

裴松之曰房爲褒所誣斯執政所宜澄察安  
有反殺不辜以悅奸慝斯殆妄矣

王士騏曰裴語極當左編採以入傳非也

建興三年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  
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

襄陽記曰亮征南中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

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  
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  
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  
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  
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  
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  
其心而已亮納其策

王連傳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  
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

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  
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畱者久之

亮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  
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  
高定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屯守亮欲俟定軍  
到併討之軍卑水定部曲殺雍闓孟獲代闓爲  
主馬忠破牂牁李恢困於南中

李恢傳章武元年庾隆都督鄧方卒先主問  
恢誰可代者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

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  
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以恢爲庾隆都督住  
平夷縣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  
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  
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糧  
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  
能復北欲還與女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  
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  
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

言  
平定恢功居多

夏五月亮渡瀘水所在戰捷聞孟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南中諸郡悉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畱外人則當畱兵兵畱則無所食一不

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畱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畱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畱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遂至滇池改益州爲建寧郡以李恢爲太守分建寧越雋爲雲南郡以呂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

呂凱傳雍闓降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絕而凱與府丞

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闔闔數移檄永昌凱  
答檄曰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世歌其美  
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受遺託孤翊贊季興  
錄功忘瑕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鄙土  
何足宰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  
其節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  
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徧其東  
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  
敦直乃爾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當無  
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  
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  
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  
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襲官  
於是夷人貪漢貨物以漸服屬成夷漢部曲收  
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孟獲爲官屬出  
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賦之用

常璩南中志云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

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使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報讎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

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齋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齋以呈詣動亦如之  
又云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謂沙壺曰君



言  
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坐而舐之沙壺與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爲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着十尾臂脛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

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爲其國譜也

滇載記滇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其二曰浪施詔其三曰鄧賧詔其四曰施浪詔其五曰摩些詔其六曰蒙雋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龍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昆彌川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

長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  
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  
諸部於是始有姓氏

諸葛之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  
假陰兵以助之然蠻俗必殺人以其首祭神  
則享之爲出兵武侯不從因雜用羊豕之肉  
而包之以麩象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爲出  
兵後人由此爲饅頭

事物紀原

邛州沉黎縣卽孔明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

一石樓令鼓聲相應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

石爲樓

九州記

安遠寨在嘉定州江安縣南七十里世傳孔

明征蠻於此屯駐宋元豐中置爲寨

一統志

武侯廟在嘉定州寶山之瀘峰每歲蠻人貢

馬必相率拜於廟

一統志

撥旗山在納溪縣東四里武侯樹旗於此以  
誓蠻人故名

一統志

諸葛洞在龍州宣慰司治南石崖屹定傍有

石洞數步相傳武侯征九溪蠻嘗過此畱宿  
洞中設一牀粟一握以秣馬後遂化為石粟  
至今猶存 一統志

諸葛營在定遠縣西一十里亮討南中過茅  
州於目直睽北傍山下築營夷稱望子洞基  
址尚存 楚雄府

東山在府城東一十里一名飽煙蘿山其西  
有武侯塔相傳諸葛征南駐兵之所後人建  
塔於上 姚安府

諸葛營在司城南一十里其東東嶽堰內一  
土墩周迴二十餘丈高六尺隨水高下雖盛  
潦不沒俗謂武侯旗臺 金齒

武侯廟在司城南一十里諸葛擒孟獲屯營  
於此民懷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稱為  
諸葛之遺民因名諸葛村 金齒

大相公嶺在榮經縣西一百里相傳諸葛征  
西南夷經此上有諸葛廟 雅州

孟山在榮經縣東二十里諸葛擒孟獲處 雅州

七縱橋在孟山下相傳因諸葛擒孟獲而名

雅州

古城在榮經縣西五里諸葛征南屯兵於此

唐李德裕增築 雅州

武侯廟在司城北五里宋紹興中郡守邵溥

因舊鼎新榜曰天威廟 黎州

武侯城在舊黎州城外三里諸葛所築壕塹

故壘存焉 黎州

又有武侯戰場在安清新寨 黎州

孟獲城在司城東二里瀘州卽擒孟獲之地

諸葛寨在長官司西 黎平府

諸葛武侯廟在府城東南隅 黎州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所建以誓蠻戎

者 叙州府

蠻酋自謂太保大抵與山獠相似但有首領

耳其人椎髻以白紙繫之云尚爲諸葛武侯

制服也 桂海虞衡志

漢蠻者衣服與中國略同能通華言自云諸

葛武侯戍兵 桂海虞衡志

銅鼓山在衛城西四十五里相傳蜀漢諸葛

亮征南於此獲銅鼓或云銅鼓乃諸葛征蠻

鉦也 威清衛

都蠻呼銅鼓曰諸葛鼓相傳以為寶器鼓有

剝蝕又聲響者為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

八百頭遞有等差藏至二三面者即得雄視

一方父老云諸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

運終理或然也 安南

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眾

各與一甌曰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

臥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

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

其後

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

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

禍起蕭牆矣

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

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  
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史萬歲征南寧夷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  
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進破三十餘  
部於是勒石頌德

隋書

唐廣德初鳳伽異築拓東城故有諸葛亮碑  
文曰城碑卽什蠻爲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搯  
捂

一統志

諸葛山在通海縣東南三里亮南征駐兵於

此臨安府

孔明斬雍闓擒孟獲回軍相傳立石誓云後  
有功在吾上立石於右宋狄青破儂智高立  
碑其右尋爲震雷所擊今存斷碑橫仆其側

山川紀異

宋淳化中李順之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  
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  
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  
侯戒曰非貢獻進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

過須致祭今遣本部軍將齎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

有開府滇中者以堪輿家言自命初卜昆明一區欲移幕府剗草得小碑云諸葛禁地地皆以鐵錮之

又白沙驛形勝稱最而皆蠢夷往尋龍絡已

被掘斷亦有小碑曰諸葛禁地

太華山是滇省之會合處皆大銅釘鎮之每一釘拔則夷必有變者

諸葛忠武書卷之五

諸葛忠武書卷之六

北伐

茂苑楊時偉編次

時偉按陳傳諸葛集本名北出全書改云北  
伐名義正矣第後主一詔實六師之前茅孔  
明二表竝千古之正氣而叙列混淆今爲整  
揭若夫營星告殞遺恨未酬英雄襟淚千載  
扼腕故雖文長公琰之危計伯約元遜之虛  
策亦爲節錄以附侯志焉



建興元年封丞相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時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  
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  
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  
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  
勢卒就誅戮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  
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  
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  
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

羸卒數千摧莽疆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  
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  
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  
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  
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  
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  
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  
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  
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

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  
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  
擬者哉

建興三年丞相亮自南中還將北征乃治戎講  
武以俟大舉

五年三月後主詔曰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  
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竊  
神器昭烈皇帝膺誕皇綱萬國未靖早世遐殂  
朕以幼冲光戴前緒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

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  
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  
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  
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  
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討克復舊都在此行  
也吳王孫權同恤災患合謀犄角涼州諸國王  
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詣受節度大  
軍北出於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  
有能棄邪反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

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丞相亮帥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

言東書 一  
四  
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  
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  
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  
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  
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  
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  
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楊慎曰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者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六年春丞相亮伐魏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

### 應亮關中響震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旣殂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王平傳曰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

趙雲傳曰雲芝兵弱敵強失利然擁衆固守  
不至大敗亮問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  
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  
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  
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  
事無利何爲有賜請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  
冬賜亮大善之

上疏請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於是引咎責  
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聞孫

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  
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  
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

言夏書  
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  
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  
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  
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  
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  
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  
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  
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  
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  
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

有人曰此治功乎  
封曰不功是古人之  
浮書上置低真也

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王士騏曰臣之未解二似借影而少照應先後文勢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然千餘年來未經拈出小子騏亦何敢自信一日過庭敬質於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有脫誤耳

冬復出散關圍陳倉斬其追將王雙七年右將軍亮伐魏攻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言葛書  
九  
詔策亮曰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  
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  
顯然今復君丞相全載傳略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等寇漢中丞相亮待之於  
城固魏師還使魏延入西羌破雍州刺史郭淮  
於陽谿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  
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  
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

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  
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畱精兵四  
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  
雍郃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  
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  
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畱攻自逆宣王於  
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  
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歛兵依險軍不得  
交亮引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

言  
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  
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  
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  
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  
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  
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  
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  
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案中道  
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

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  
王還保營

九年代魏大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其大將張郃  
郭冲五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  
東下亮惟畱萬人守城晉宣王率二十萬衆  
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  
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亮意氣自若  
敕軍中皆偃旗息鼓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  
宣王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

於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  
大笑曰懿必謂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  
如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歸  
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  
布伏矢中郤解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  
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  
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  
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  
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  
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  
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  
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畱一戰住者憤踊思  
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  
戰之日莫不以一當十殺張郃郃宣王一戰  
大剋此信之由也

時偉按郭冲五事去漢尚近聞見可憑而裴松之槩爲抨駁似乎過覈寔渺存疑故詳錄其可據者以備稽覽  
十二年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守不出亮始分兵屯田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胡三省通鑑註曰字書幘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註補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幘蓋婦人首飾之稱不特喪冠楊慎曰幘讀如憤作國音者非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擊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秋八月亮卒於軍中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時偉按仲達之當孔明也一遇於城固而遁還再遇於上邽而歛跡纔有鹵城之戰喪師

衄將自是渭南之壘藉口仗節據原得勢本其所深忌也而故言無事以安衆心遂至甘受畏蜀如虎之譏巾幗婦人之辱然則孔明將略益見所長而懿且不能料生亦足驗矣彼奕棋二國手之喻豈其然乎

魏延傳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

言  
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  
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  
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  
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  
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  
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  
用延計

蔣琬傳琬以爲昔丞相亮數闕秦川道險運  
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

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  
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於是遣尚  
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  
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  
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  
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  
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  
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  
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

言  
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

姜維傳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其兵

不過萬人○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維率數萬人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攻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

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  
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  
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  
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  
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  
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  
至故維爲鄧艾所破於段谷求自貶削爲後  
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  
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

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  
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  
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  
軍於長城維前往芒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  
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  
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  
主畱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  
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  
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



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  
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  
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  
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  
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  
竝出與游軍併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六  
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  
竝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  
橋頭以防未然○鍾會攻圍漢樂遣別將進

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漢  
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  
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  
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  
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  
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  
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  
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  
稱蜀命人代之因畱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

言葛書  
城出降○會與維書曰君侯以文武之德懷  
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  
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  
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  
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  
維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  
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于寶晉記云會謂  
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

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  
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  
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  
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  
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  
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  
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  
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  
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

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  
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  
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  
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何不法  
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  
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  
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  
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會欲  
授維兵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

世語曰維死見剖膽如斗大○華陽國志曰  
維教會誅北來諸將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  
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  
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時偉按忠武既歿漢知亡矣猶獲縣延至三  
十年或屯備國中或揚師境外雖裹糧頓甲  
而不忘忠武之遺志焉琬禕繼卒維乃孤懸  
卽令陰平知備能久存哉伯約心事故爲不  
負孔明彼譙周仇國之論曷足道耶

言

言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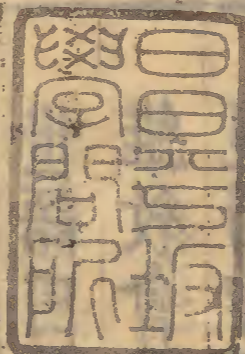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small mark at the top center.

